

新 新 小 說

第 第
壹 壹
號 年

凡有詩詞雜記奇聞笑談歌謠俚諺游戲文字以及燈謎酒令楹聯詩鐘等類不拘新舊體裁本社均擬廣爲蒐集按期選錄四方風雅望勿吝珠玉爲幸投稿本社請書明上海徐家匯天文臺震旦學院轉交或四馬路東首開明書店轉交均可尙祈註以姓氏居址俾得奉復

新新小說社啓

中國興亡夢

自叙

世事一夢幻也。人生與憂患俱來。攘攘熙熙。營營擾擾。若者爲事業。若者爲名譽。要之不過作暫時之消遣計耳。

痛哉希望既絕之人。其無聊爲尤甚。使不善自消遣。其走熱之極端。或至發狂。其走冷之極端。或至厭世。吾惕之。吾惕之。吾嘗自惜。吾百求其消遣之法。而未之得。

圍棋一消遣法也。而吾短于智戰。輒敗。飲酒一消遣法也。而吾狹于量。未沾唇。先醉倒。彈琴一消遣法也。而吾無靜心。蹴球一消遣法也。而吾無好身手。蒲檣葉子。吾厭其俗。吟詩拍曲。吾厭其苦。崑腔二簧。弋調。粵謳。吾厭其齷。潑墨寫生。作擘窠大字。吾厭其以玩好小技。常爲人矚。走日本遊箱根。過印度訪佛迹。泛舟西湖觀瀑廬山。此高人韵士功成名就者之所謂消遣者矣。自問無此幸福。畫馳駿馬。駕七香車。夜擁妖姬。列華筵。管絃嗽嘈。簪下千金。此時髦英俊犧牲國民者之所謂消遣者矣。自問無此能力。凡是云云。皆非所論。

于吾之消遣也。

吾恨不得焔彈貫南北極，毀滅地球，一洩種種不平。又惜無風馬雲車，飛渡別一星球，吸新空氣，以洗所沾染之齷齪習慣，而恣吾樂也。

蒙西子以不潔飾，無鹽以假面，有強權，無公理，有好惡，無是非，有弘便宜，無公利益，有假聲譽，無真價值。宇宙之大，人事之蹟，幾不見有一當意事，即不足求一消遣法。吾其終于發狂，終于厭世乎？形固可使如槁木，心固可使如死灰乎？雖然，誠槁木矣，仍有形也；誠死灰矣，仍有心也。即散爲微塵，爲阿屯，爲不可思議之莫破，仍當著此世界，不能脫離以去。徬徨長夜中，吾不能無思，不能無動，無已其性，以發狂而消遣。吾之發狂，厭世而消遣。吾之厭世矣，吾其熱歟？吾欲飲冰，吾其冷歟？吾欲蒙裘，境隨心造，象以境變。此中消息，利根衆生自得之。

惟其如是，故宗教家有軀殼世界，有靈魂世界。吾求消遣于吾靈魂世界足矣。故時而造一甘境，則有餘樂；時而造一苦境，則有餘哀；時而造一愛境，則有餘戀；時而造一怒境，則有餘憤；時而作痛快想，則游俠之念生；時而作勇敢想，則敵愾之念生；時而作得意想，則

覺高興時而作失意想則覺頽唐波譎雲詭百變千奇吾烏知夢想之爲實事實事之爲夢想也吾之據以爲消遣則一也

具此魔力而發表之舍小說其奚擇舍著小說其又奚擇吾腦靈之所迷離爲若干事吾夢魂之所顛倒爲若干事過屠門而大嚼雖不得肉聊復快意吾落筆時之忽樂忽哀忽戀忽憤忽痛快忽勇敢忽高興忽頽唐者未識讀吾書者之亦樂亦哀亦戀亦憤亦痛快亦勇敢亦高興亦頽唐否也吾國人之至今日其不處于希望之絕境者蓋亦幾希吾之以爲樂也必有與吾同其樂者吾之以爲哀也必有與吾同其哀者吾之以爲戀以爲憤也必有與吾同其戀同其憤者吾之以爲痛快爲勇敢爲高興爲頽唐也必有與吾同其痛快其勇敢其高興其頽唐者吾以是爲消遣又焉敢不舉而獻之吾同病者之前而消遣其同病耶世其有不發狂不厭世者乎則此編原狂夫之嚙語也若云商榷政見或激發民氣此乃近時新學家之門面語著者蓋自等于優俳之流敬謝不敏 著者誌

新新小說第壹號目錄

光緒三十年八月初一日

●政治小說

中國興亡夢

著者 俠民
批點 無悔

▲自叙▲(第一)厭世人之居室▲(第二)室內之興亡
談▲(第三)恩公園之勝會▲(第四)百尺樓之痛飲

●社會小說

俠客談

著者 冷血
批解 冷血

▲叙言▲刀餘生傳

●歷史小說

菲獵濱外史

著者 俠民
評解 俠民

▲自叙▲(第一回)暴政難堪島民結社——仙符無靈
西兵奏功▲(第二回)連警吏老封翁被拘——開法廷

俠律師仗義

●怪異小說

世界奇談

著者 杜痕
譯者 冷血

▲叙言▲食人會

●心理小說

英國第一名著 聖人歟盜賊歟

著者 笠頓
譯者 冷血

▲(第一)渠▲(第二)星斗燦爛▲(第三)談心
(第四)路間之邂逅

●寫情小說

明季吳梅村秣陵春傳奇

妻東姚氏藏本
白菡蓀軒加批

▲叙詞及全目▲(第一齣)塵引▲(第二齣)話玉
(第三齣)閨授

●雜錄

伏鷲庵奇觚

▲(第一)蘋果樹▲(第二)飛禽之速力▲(第三)太陽▲(第四)長髯▲(第五)無競爭之人種▲(第六)乳樹▲(第七)大葉▲(第八)長壽之植物▲(第九)髮之感覺▲(第十)日中黑子▲(第十一)葉成島▲(第十二)大木▲(第十三)以月紀歲▲(第十四)食人國▲(第十五)豐咂演說▲(第十六)大力▲(第十七)噬樹▲(第十八)太陰之虹▲(第十九)酣睡▲(第二十)磁氣砲▲(第二十一)魚之音樂▲(第二十二)地球之年齡▲(第二十三)長人▲(第二十四)巧工▲(第二十五)旅人樹▲(第二十六)阿剌伯馬

附第二期要目預告

○中國興亡夢 (續第一號)○新黨現形記○俠客談第二大愛(續第一號)○非獵濱外史(續第一號)○世界奇談第二造人術(續第一號)○聖人歟盜歟(續第一號)○秣陵春傳奇(續第一號)○白蓮苔軒詩話○棟蓀室談虎

售報價目表

全年十二冊	半年六冊	每冊零售
二元六角	一元四角	二角五分

郵費視路遠近照加凡爲本報任代派者均提二成作爲酬勞惟定費須預先繳齊否則作零售算

告白價目表

洋裝每頁	洋裝半頁	洋裝一行
六元	三元	三元
角		

凡欲登告白者請向總經售處開明書店商定全年半年價當格外從廉

編輯兼發行 上海徐家匯 新新小說社

印刷所 上海四馬路 新新書社

總經售處 上海四馬路東首 開明書店

中國興亡夢

著者……俠民

點明時候

幽人之居
寫來絕塵
靜絕韻絕
古絕艷絕
點明居宅

點明地方

(第二) 厭世人之居宅

朔風凜冽。素雪橫颺。四邊天色依稀低。入地平。飛潛走植。僵無生氣。萬物皆作可憐色。此時何時。非天地閉塞之嚴冬乎。

平野蒼茫。千里一白。老屋數間。歸然蠹風雪中。門外古梅兩株。著花點點。澹燕支。汁霞暈。硃灼與瓊枝。玉葉相渲映。幽香繚繞不散。階下芭蕉爲雪所壓。一二處露淺碧痕。凍雀縮其項。於簷角不能翔去。飢犬狺狺作吠聲。嘶以悽群。籟闐寂。惟冰凌漸坼。相和蒼慘。怛悌惻斯何人之廬。

屋旁小溪。澈底結冰。游魚凝其內。失泳行力。繞屋皆稻田。四無所見。羊腸小徑。無人迹。無麋鹿野獸迹。屋後有高樓。可眺遠。左見佘山。右見黃浦。屋之地。去上海蓋十里。屋之內。共五楹。向北一室。丹鉛錯雜。有琴有劍。卷帙縹緗。古香古色。皆中國之舊籍。若赤若

觀室內之陳設非真忘情世事者愛克斯其有道之士歟必如此等厭世配言

點明人物

太虛君始出現

至理名言不可作嘆達語觀

黃若黑若綠金字燦爛標眉額則蟹行冊子也。有人種有地理有政治有宗教有戰爭有外交有進化有文明地球之記錄畧備其左壁懸世界地圖右懸中國現勢圖窗明几淨玻璃上蒸汽成水結爲纖細之小凌鍼如金網鑽晶耀射人目案上熱海南香煙自金獸口端噴出窗下坐一人冥視而默聽神如木雞是爲厭世之愛克斯。

足音蹙然未幾聞剝啄聲漸觸愛克斯耳膜呼僮不應徐起啓扉去鍵甫拔寒氣衝人入面如割噤不能語惟見擁裘客來窺面不得其誰何披鶴氅領高逾兩耳頭戴笠愛克斯隨肩門客入解氅脫笠始識爲老友太虛君握手相將入向北室內圍爐坐。

(第二) 室內之興亡談

太虛君曰奇寒奇寒愛克斯君吾中實熱甚吾願聆君解脫語愛克斯曰太虛君君近日何事太虛君曰吾讀興國史吾心動吾不禁其歆歆吾讀亡國史吾神奪吾不勝其戚戚興亡之感交戰於中如寒暑之中人沾滯不能去吾其殆病。

愛克斯曰萬物以大空爲巨冶興亡其鑪中之炙炭也朝菌晦朔螻蛄春秋顧與彭祖八百大椿三千何擇而蝸角蠻觸之爭戰彼當局者其自視又何以異於常人耶然其所感不同。

何嘗十分知道

悟得武快
有此一註
解愛克斯
之言逾不
朽

至此方知
室內陳設
地圖之用
原是伏線
勿爲著者
瞞過

則所處之境異也。至論其情。雖至曠達。有不能契置者矣。特其界限有廣狹。哲人區劃分明。能不妄動其情。其憂喜之程度。恒視所占之界限。以爲增減。

太虛君曰。誠然。誠然。今人方知朝廷與國家之區別。其興其亡。自視一人一家。其感人爲尤甚。而種族又進於國家矣。有亡朝廷。不亡國家者。有亡朝廷並亡國家者。有亡朝廷亡國家。不亡種族者。有亡朝廷亡國家兼亡種族者。古今東西。汗牛充棟之歷史。絢爛旖旎。要不出此數種感情。鎔鑄而莊嚴之。吾不識吾之美。北美。美日。本。美英。美法。何以視吾之美。秦皇。美漢武。其熱忱爲稍遜。而吾之美。秦皇。美漢武者。又何以減於吾之美。朱元璋。洪秀全也。吾過波蘭而痛。吾過印度而痛。及至見長城之夜。月對茂陵之秋雨。吾不知吾涕之何從。而有甚于過波印也。撫銅駝于孝陵。哀故宮之禾黍。吾魂斷。吾之淚又十倍于長城茂陵之日。此其故何耶。母亦其界限之有以異耶。

愛克斯笑。旣而曰。歸休乎。君何喋喋往事爲。已過之境。奚如將來。君之憂喜。正無窮期也。爰起指壁上地圖曰。是黃色者。黯淡無光。吾恐將爲此赤白丹紫所漸滅。彼界其中。非揚子而分流南北者。非黃河與西江耶。是殆膠州。是殆廣洲。是九龍。香港。是旅順。威海也。其南則琉

球台灣朝鮮其北則蒙古伊犁其東則滿洲其西南則安南暹羅緬甸也昔時非皆作黃色今則赤白丹紫光怪陸離矣其赤白丹紫之將仍爲黃歟其黃之終變爲赤白丹紫歟是不可知。

看他處
仍不脫一
冬景是著
者文心特
細處

語未竟。僮入告以午餐。主人肅客。兩盞一盂。園蔬青葱。粒白於脂。太虛君曰。雪天那得有此。愛克斯曰。是山家之旨蓄也。太虛君曰。今席之談暢快。吾胃健甚。吾加餐矣。食竟。盥漱畢。徘徊前庭。吸菸。仰面闕天。雪片爲風攪入。沾衣袖。

愛克斯顧僮曰。本日新聞來未。僮持兩紙進。則上海新發刊之中國泰晤士也。甫一展視。覺有特異之激刺。攢映眼簾。『東京來電。日俄邦交破裂。已開戰。未決勝負。』複紙內夾一傳單。『日俄之戰。吾國存亡係焉。千鈞一髮。正在此時。同人準於午後一時至三時。在愚公園集議。開演說會。解決此困難之問題。熱忱愛國之士。幸勿吝玉。』愛克斯以授太虛君曰。君意以爲何如。嚮間之言。又將擾君懷抱矣。太虛君曰。危哉危哉。愛克斯君。偕君一赴愚公園。何如。愛克斯曰。時已逝矣。去將無及。太虛君曰。雖然。吾願一得其餘論也。愛克斯曰。諾。吾與君吸新空氣亦良佳。吾即偕君一行。

隱含亡國
奴種苦狀
隨手點染
直射到後
半部

愚園雪景
寫來如畫

(第三) 愚公園之勝會

雪落漸稀。日影閃爍。簾薄間。光甚微淡。園人方駕車。馬足凍。爲去蹄。繭被甲。愛克斯讓太虛。君同乘。過戈登路。轉靜安寺一帶。層樓摩雲。皆外國人之別墅。回顧村民。破瓦頽垣。尙不足蔽風雨。有小兒跣足立雪中。肌裂見血。嗷嗷啼不休。其母籍草擁敗絮。方倚門作怒聲。車驅達愚公園。有印度巡捕數人。依牆鵠立。長身而黎膚。髻髮繞頰。頭裹布。高尺許。作深紅色。衣灰色厚氈。外套。兩手挿衣袋中。酷類世俗所塑鬼判狀。園外馬車十餘輛。縱橫雪地上。園人停車其間。啓車門。愛克斯與太虛君同下。以小銀二枚。購遊覽券。入去。

園中花木。經此嚴威。皆摧敗無強枝。參天大樹。亦爲雪封。亭亭如車蓋。遠望不啻白雪堆中。見太華山石。濯濯皆似白玉碾成。又疑在廣寒宮中。瓊樓玉宇間。時自鳴鐘。長鍼已指二點十五分。會衆方大集。演說。

有悲憤者。有愁歎者。有激昂者。其狀不一。其言論亦不一。爲深慮之詞者。曰。中國必亡。嚮之滅國。今且覆種矣。爲慰藉之詞者。曰。中國必興。是正吾漢族恢復祖國之好機會也。其所持主義。爲立憲。則謂當借遼皇權。暴動不利。外人起而干涉。直波印之續也。其所抱目的。爲革

空談人聽
者不值愛
克斯一笑

村名標砂
波跳靈溪
三色旗者
自由之標
識也如此
酒場自然
做得好夢

命。則謂當剖清種族。首重破壞。置死地而生之。又何難與法美駢駕也。各主一說。交相辨駁。拍掌之聲雷動。愛克斯顧太虛君。俯其首。方倚几默有所思。愛克斯隔坐呼曰。太虛君。太虛君。吾二人盍歸去。是時若半寐而驚觸以寤者。半晌始答曰。諾。吾偕君去。愛克斯曰。若儕空談。與空中雪光同其價值。頃刻即消滅耳。

興意珊珊。歸途益覺蕭索。冷風寒雲。皆以愁氣撲人。太虛君蹙其額以吁曰。愛克斯君。吾心實快。快。吾病甚于嚮者。君能飲乎。聞百尺樓有佳釀。輒近之。中山也。騶之。願與君同醉。

(第四) 百尺樓之痛飲

圍人請路何嚮。太虛君曰。由縹渺村東去三里。左折至靈溪渡。背山面流。門外有三色布之酒旗。臨風招展。即其處也。須臾車馳至僻路。不能行。舍車徒步。積雪受風。粘凝堅且滑。行其面。屢豪豪作響。曲折半里許。過木橋。即望見一高樓。太虛君指告愛克斯曰。至矣。至矣。及門。酒家笑迎。好風雪。甚風吹得太虛君來也。太虛君曰。有餘座乎。今日偕來一佳客。酒家足恭曰。樓上樓下。悉惟尊命。山村行人幾絕。此間那得沽者。況太虛君過我頻。何敢稍有所拂。太虛君曰。樓上便佳。酒家導之登樓。陳以蔬肴。沽二瓶置座上。其色碧如琉璃。傾之罍中。

愚園叢書
雜語
數語
書中之旨
在是此全
書之大結
過穴幸勿忽

在一腔心事
正在數詩中
原因

香味噴鼻。蓋新釀也。

愛克斯不勝酒。太虛君盡二瓶。請益之。耳熱酒酣。謂愛克斯曰。適之所聞。興與亡。果奚若。其瓜分。其獨立。君冷眼人。又有心者。必有以窺其微。愛克斯曰。是難言矣。人方協以謀我。吾之群渙焉。彼據其上者。又賊民而盪其腦。雖有智者。無能爲役。而全國之陳死人。方自甘其鬼趣。少年瑰奇。率鋪糟而棄其精。名士清流。實皆癡狗。欲其不亡。胡可得乎。雖然。物極必反。深山大澤。蛟龍是生。隴畔轅耕。隆中抱膝。安知不有非常之英雄。乘風雲而起。大陸則將來之前途。未可量也。太虛君曰。善。善。是在人心。

繼呼酒家取大觥來。容可斗計。白地而藍花色。采古茂花紋突起。兩耳有獸環。周鼎商彝。不是過也。因知酒家固重太虛君者。叩瓶中酒已竭。爲再益之。連盡數觥。頽然醉倒。忽高吟道。世事奕棋夢一場。只今誰復辨滄桑。星環球帶蝸牛角。話到興亡總斷腸。又拍案道。請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既又吟道。陰平窮寇非難禦。如此江山坐付人。喃喃嗷嗷。支其手於頤。既而肱代之枕其首而臥。

愛克斯見熟眠。爲取外間壁上所挂鶴鰲覆之。倚欄眺晚村雪色。見遠近燈火。歷歷如繁星。

知時已薄暮。因爲酒家言。太虛君醉。不能歸去。奈何。酒家曰。蝸居頗有下榻處。惜續被多年。殊不溫暖耳。因問愛克斯君。家居去此程幾許。明晨雪當融。行亦良便。忽聞哭聲。作於室內。若甚悲切。趨入詢之。則太虛君方醒。揉其目。語愛克斯曰。奇夢。奇夢。吾夢中夢尤奇。吾夢中歷一興亡。吾將與君同棲息於山之涯水之角。以避世。請爲君述我夢。君其爲我記之。愛克斯曰。諾。速語我。速語我。

評曰

冬之爲氣。愁慘萬狀。乃陰陽過渡之時。又陰陽斷續之時。群陰鬱蟠。孤陽始生。今日中國。何以異是。易曰。天地閉。賢人隱。其愛克斯之謂。看著者處處描寫。不離寒景。雖全書言外之旨。亦借此渲染。易于著筆耳。

全書大意。定于室內興亡一談。第三第四。特暢發其餘蘊。以爲涵蓋地步。

保皇革命立憲排滿。論鋒並峙。各不相下。然其尙空談無實力則一也。將來中國興亡。當不出此兩途。特借演語以標明之。遂令全書首尾。隱然擊動。

以上四節。當是全書楔子。著者變格爲之。寫來遂自不覺。信筆揮洒。純任自然。在文體小

說中。誠爲別開生面。視他書厲俗舊套。呆板楔子。有金玉泥沙之別。以愛克斯楔出太虛君。以太虛君楔出夢。以夢楔出中國興亡實迹。是全書血脈經絡貫穿玲瓏處。

愛克斯者。代數所用字母。乃不知爲誰何數之意。太虛君者。則縹緲虛無也。當與馬有先生等名詞同一用意。

(未完)

無悔批點